

# 金玉王朝

风弄 / 著 王二 / 绘

5

璀璨  
上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金玉王朝

5

璀璨  
上

风弄 / 著  
千寻 / 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金玉王朝. 5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586-0023-4

I. ①金…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699 号

---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卢 卫

装帧设计: 小 莽  
责任编辑: 卢 卫 张维辰  
文字编辑: 咕 噜 愚 子

## 金玉王朝 5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586-0023-4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 目 录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36
第四章	056
第五章	070
第六章	086
第七章	099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80
第十三章	188
第十四章	201
第十五章	211
第十六章	222
番外篇	234

## 前情提要

来自军阀没落家庭的宣怀风被迫在海关总长白雪岚手下当副官，但误会冰释后，二人关系终于比之前要缓和了许多。为了救白雪岚，宣怀风中枪住院。他姐姐宣代云有感于宣怀风待在白雪岚身边太危险，于是当面向白雪岚提出要宣怀风辞职回家，而以此为契机，宣怀风也明白到，白雪岚就是那个和自己志同道合，可以比肩同行的人……

# 金玉王朝

50

璀璨  
上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玉王朝. 5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586-0023-4

I. ①金…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7699号

---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卢 卫

装帧设计: 小 莽  
责任编辑: 卢 卫 张维辰  
文字编辑: 咕 噜 愚 子

## 金玉王朝 5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586-0023-4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 目 录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36
第四章	056
第五章	070
第六章	086
第七章	099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80
第十三章	188
第十四章	201
第十五章	211
第十六章	222
番外篇	234

## 前情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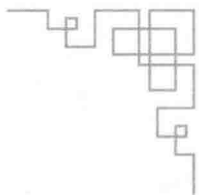
来自军阀没落家庭的宣怀风被迫在海关总长白雪岚手下当副官，但误会冰释后，二人关系终于比之前要缓和了许多。为了救白雪岚，宣怀风中枪住院。他姐姐宣代云有感于宣怀风待在白雪岚身边太危险，于是当面向白雪岚提出要宣怀风辞职回家，而以此为契机，宣怀风也明白到，白雪岚就是那个和自己志同道合，可以比肩同行的人……



第一章







两人静静躺着，难得的宁静里因为隔阂的消除似乎连心跳的节奏也趋向一致。

白雪岚似在梦中，浑身说不出来的舒坦；又像醒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享受着晨光抚在身上却不想起床的那点舒适安逸，这滋味甜蜜极了，只是又非甜蜜二字足以形容，倒像是饮了陈年佳酿的微醺。

忽然，听见“呀”的一声。

宣怀风轻轻动了动。

白雪岚惊醒过来，忙问：“怎么了？”

宣怀风抬起头问：“现在什么钟点了？”

白雪岚说：“问钟点干吗？”

宣怀风说：“你真是混忘世情。自己召开的赏荷会，还叫了一群客人来，难道主人家就从此消失了？”

白雪岚说：“那打什么紧？那些当官的有吃有喝，有荷花赏，有外国曲子听，早占了大便宜。凭什么还要我舍弃了现在的好时光辛苦地出去应酬他们？”

宣怀风笑道：“对不住，我的几位朋友可不是当官的。我请了他们过来总不能丢下人家不管。”

说完便直起腰来用手去提丝绸床单。

白雪岚把他一拉，又扯回来，轻笑道：“哪个朋友这么要紧比得过和我待在一起偷得浮生半日闲？你是脸皮薄，怕外面的客人说我们

俩招呼不周是不是？”

宣怀风把耳朵从他嘴边拉开，转头眯起眼说：“我就是脸皮薄，我承认了，这又怎么样？”

便溜到屏风后头去了。

见宣怀风面对自己全没了往日的拘谨或客气，白雪岚大得意趣，在床上伸个懒腰，两手枕着后脑往软枕上一靠，就等着宣怀风从屏风后出来。

不一会儿，宣怀风从里面出来。

他刚才穿的长衫和白雪岚拉扯时已经不成样子了，又躺着睡了一觉，再穿出去实在不太体面。所幸衣橱里衣服多，不想被人注意到自己进来一趟就换了衣裳，便特意挑了一件颜色一样的长衫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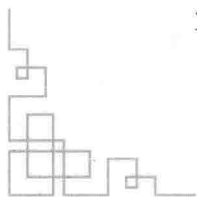
宣怀风手里握着怀表，对着灯下一照，诧异地道：“原来只过了一个钟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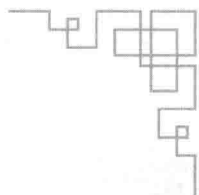
白雪岚问：“你以为有多久呢？”

宣怀风说：“刚才像只是过了一小会儿，但我后来一估计又恐怕至少过了两三个钟头。”

白雪岚便点头，扬着唇微笑，“有理，有理。所谓山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

宣怀风知道他心情此刻甚好。





这个人只要得意起来嘴皮子就不肯饶人，自己说一句，他定要调侃一句才舒服，想通这些关节便着意不和他争。

宣怀风打量着白雪岚，问他：“你怎么还躺着？”

白雪岚反问：“我不躺着，难道还穿着这身衣服到处走吗？”在床上睡了一觉，白雪岚这一身衣服也是皱得不成样子了。

宣怀风说：“谁要你穿这身了，快去换衣服。”

白雪岚左右看看，问：“衣服呢？”

宣怀风说：“我知道了，你这是等我伺候你。难道咱们把话说开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得一辈子给你端茶递水、送衣服，像牛马一样伺候你吗？”

白雪岚忙道：“别生气，你要我伺候你也成。”

宣怀风本来脸已渐渐绷了，见他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忽然又忍不住微笑说：“不敢当，还是我伺候你吧。谁叫你是总长，我是副官。”

走到衣橱里替白雪岚也取了一套小衣加一件长衫过来，递给他：“那套皱得不成样子了，穿这个吧，颜色差不多。”

白雪岚欢欢喜喜地穿了。

两人从房里出来往待客的地方走去。

远远看着楼上楼下每个窗户都透着电灯光，音乐、笑声都从那里传出来。

再往右边瞧，廊下挂着一溜宫灯发着红色喜庆的光。

如今不时兴用蜡烛，电线顺着廊檐里头走，宫灯里其实都装着灯泡，外面捂个严实，灯罩是红的光便是红的了，比用蜡烛亮很多，也不怕风吹。

沿着那灯望去，远远的就是赏荷花的池，隔得远的，用尽了眼力也只瞧见月下影影绰绰几个人影。

大概许多树下还藏着聊着私话的三两密友吧。

宣怀风和白雪岚并肩走着，只觉得这一切真是太好了。

不管是月色还是晚风送来的花香；还是别的朦朦胧胧的声音，都很美好。

白雪岚偶一侧过头，看见宣怀风脸上淡淡的安宁，也觉得很是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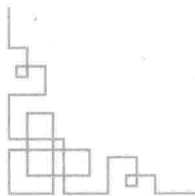
到了楼前，喧哗声越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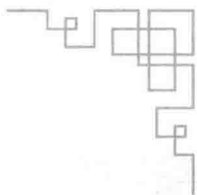
宣怀风毕竟脸皮薄，怕自己和白雪岚一起消失了那么久突然又一起回去会被人看到，又要议论起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来，便对白雪岚说：“你先到大厅去招呼一下你请的客人，我到楼上看看我的朋友，好不好？”

最后“好不好”这三个字，可圈可点。

完全是一副和白雪岚有商有量的家人一般的口气了。

白雪岚心里直乐，知道他腼腆，笑道：“这有什么不好的？等一





下你可要快点过来陪我。”

宣怀风和他开玩笑说：“不行，有朋自远方来，今晚我可要陪他们。”

白雪岚把手一松，宣怀风朝他露出一个微笑，转身就往楼梯那头去了。

白雪岚看着他高挑修长的身影在楼梯尽头不见了，直笑着摇头，喃喃叹道：“不知天上人间，不知天上人间……”

舒了一口气，精神奕奕地踏进客厅。



客人们见主人家出现，都和他问好。有几个隔着半个客厅见了他顾不上别的，端着装了小糕点的珐琅瓷盘子就往他这方向来，似乎有事要和他谈。

白雪岚先不理睬别的，把孙副官招过来沉声问：“那姓展的走了没有？”

孙副官说：“早被宋壬从后头的小门撵出去了。不过那家伙真凶横，连宋壬都敢打。要不是看着他副官是宣副官的弟弟，日后大家见面不好意思，宋壬那群兄弟早让他见血了。”

白雪岚冷哼，“有什么不好意思？揍得他满地找牙才知道厉害。”又说，“我看怀风那个弟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后不许他再

踏进我的地方。”

孙副官惊讶道：“宣副官他们兄弟感情不好吗？”

白雪岚皱眉道：“我怎么知道。总之跟了这么一个王八蛋能好到哪儿去？”

孙副官这才知道他顶头上司正为这些有的没有的事纳闷着。

这是白总长和宣副官私下相处的事，孙副官敷衍着一笑也就过去了。

宣怀风上了楼到了小单间外已听见里面谈笑风生，奇怪的是竟又多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这清脆的声音似乎还有些熟悉。

他一边想一边掀开门帘，嘴里说：“抱歉，怠慢了，不曾陪客……”

屋里顿时炸开了锅般喧闹起来，众人纷纷说：“你就是个大忙人，刚才敷衍我们两句就走了，连来打个转身都没有。”

承平说：“既然你知道抱歉，必然就是认罚了，来，先罚酒三杯。”

低头要去桌子上找酒杯，忽然想起今夜赏荷，上的是茶没有酒。

承平叹道：“没有酒怎么办？难道就放过他？”

黄万山立即反对，“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请我们来把我们就这样丢下了算什么呢？要是放过了以后更不把我们这群人当一回事了。罚





他唱个英国歌儿给我们听才好。”

“不不！刚才不是说他会拉梵婀铃吗？这么清幽的赏荷，必要这种雅致的东西相衬才妙。”

众人都叫好，说这罚得高雅。

宣怀风脸红地站着不肯应声，拉开椅子要坐。

黄万山用手掩着椅子，叫着：“不许坐，不许坐，认罚才行。快把你的吃饭家伙取出来，给我们演奏、演奏。”

宣怀风不好一屁股坐他手上，只好仍站着。

谢才复出来做和事佬，拍着黄万山的肩膀说：“老弟你也知足吧，宣先生就算冷落了你一个钟头，但对你也不差呀，他请了一位大小姐过来陪你谈话，你也该感激是不是？”

黄万山说：“这不算。欧阳小姐难道是受了他的命令才过来和我们谈话的吗？这是志趣相投才聊到一块的。你说是不是，欧阳小姐？”

说完便转头看着桌对面那电着披肩卷发、眉目如画的时髦美人。

原来刚才宣怀风听到有点熟悉女子的声音就是欧阳倩。

宣怀风也奇怪，怎么欧阳倩和这些人竟在一起谈笑了。

欧阳倩笑盈盈说：“黄先生，我可要说句公道话。我虽然不是奉

宣先生的命过来受各位指教，却也是真正受他的请帖邀请过来这赏荷会的。如此看来，有一定因果关系呢。看在我和各位聊了这半日的小小交情上可否就免了他的罚呢？”

她这样一个女子巧笑倩兮地求情，众人就难以拒绝了。

黄万山故意叹了一口气，对宣怀风说：“不甘心，长得模样好就是占便宜，到哪里都受到女子的袒护，好吧，饶了你。”

把椅子拉开，打个恭敬的手势，“请坐吧。”

宣怀风这才得了个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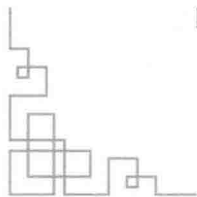
坐下，先就对欧阳倩感激地拱了拱手，好奇地问：“欧阳小姐怎么和这几位朋友聊起来了？”

欧阳倩道：“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当了耳壁神呢。从后面荷花池过来本来想在楼里找找主人家，不料经过外面走廊听见了一番针砭时弊的议论，一时好奇就贸然闯进来了。幸好你这几位朋友不嫌弃我，容我旁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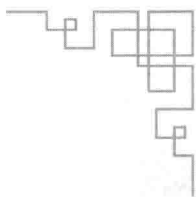
承平插嘴道：“欧阳小姐，你真是太客气了。你也是很有见识的女子，刚才一些话连万山这个社会家都赞服呢。”

宣怀风想起刚刚进来前隔窗听见的片言只字，便问：“刚才你们是不是说起什么小学了？”

欧阳倩似乎很喜欢和他搭话，首先就道：“那是新生小学，是一







间极务实的学校，校长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而且还是一名女子。我们正讨论如何帮助她呢。”

宣怀风暗忖，果然自己没听错，就是这所新生小学。

上次在报纸上看见这学校募捐的广告已经生了疑云，只是事情太多一直不曾抽出空去问个究竟。

怎么现在又要别人来帮助了？

难道又缺钱？

如此看来那个叫戴芸的女校长花钱也未免太厉害了。

宣怀风对戴芸第一印象很佳，原来很相信的，此刻却有些担心朋友们上了她的当，蹙眉道：“这学校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依我看会上媒体求助的都有些哗众取宠的嫌疑……”

“非也！非也！”黄万山截着他的话，正色道：“怀风，现在打着教育幌子的骗子是很多，但我敢保证这新生小学可不在其中。”

宣怀风问：“何以见得？”

黄万山说：“你不过是看到登在报纸上那募捐的……”

才说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来，“啊”了一下又“啧啧”两声。

接着就微笑着打量起宣怀风来。

宣怀风被他看得摸不着头脑。

众人都正等黄万山往下说，忽然见他这般作态都急起来，推他道：“快说，快说，当了记者就这德行，总吊人胃口。”